

史記新註

陳直著



11·3/1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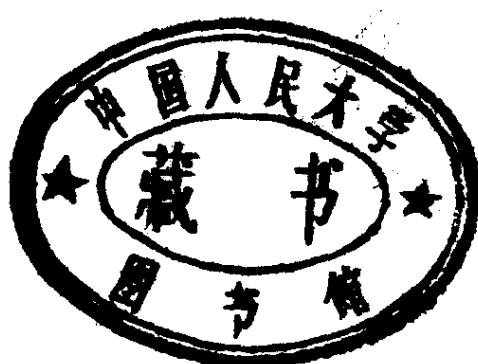
792216

史記新正言

陳直著

RD49/27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史记新证

陈直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 3/4 插页 2 字数 141,000

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精)1—9,600

书 号： 11072·36

定价：(精)1.18元

白序

憶余在十三歲時，從先君子讀書於蘇北東台縣西溪鄉之三賢祠，始開始讀史記，句讀依照史記評林本，謹略識大義。嗣後越兩歲必一讀，偶有心得，簽紙別注。在二十四歲時，成史漢問答二卷，今日加以檢閱，可存之說，僅百分之五而已。反之歷歲簽記，多有可取者，以個人之限度而言，則學與年進。

太史公首創紀傳體，實為通史形式，其主要之點，在於厚今薄古，尤注意在武帝一代。在全部五十二萬字數之中，漢事佔百分之四十，不僅為景帝作本紀，為武帝亦作今上本紀，現存武紀，後人補以封禪書，等於有目無書，而創作標題，殘跡猶在。其他如魏其、武安侯、韓安國、衛青、霍去病、公孫宏、李廣、蘇建等人，距史記之成書，其卒年多則三十年，少則十餘年，有許多人，皆親承言笑，對於傳文之褒貶，則不為曲筆。最奇者如平準書後半多涉及桑弘羊事，宏羊之卒，在昭帝始元之末，太史公不為生人立傳，設或宏羊卒於武帝太初四年以前，可以推測太史公必為立傳，因鹽鐵均輸諸大經濟政策，皆自宏羊發之。乃班固撰漢書時，漫不省察，不為宏羊立傳，此班馬識鑒之優劣也。太史公反抗統治階級，則為其一貫之政治思想，不因遭李陵之禍而產生。觀於本紀首黃帝，年表首共和，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推崇讓德，其意至微亦至顯。為項羽作本紀，推崇項氏，不啻與漢廷對立。乃在贊語末尾，加以「此天亡我，豈不謬哉」數句，故作烟幕以掩飾。為陳涉作世家，贊美秦末農民之起義，此事不必為漢

廷諱，故直接稱爲「初作難，發於陳涉。」太史公之書，自稱迄於麟止，爲武帝太初四年，然報任安書，在征和二年，上距麟止，已有十年。其時百三十篇，草稿粗具，又必有一段潤飾補定時期。一般學者每指太初四年以後，征和二年以前之事，皆爲後人附益，未必符合實際情況。

太史公自序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可證存於天祿石渠者爲副本，與正本不知有無異同，正本疑卽楊惲所宣佈之本，西漢學者所讀皆爲副本。太史公手寫之副本，可能燬於王莽之亂，但所以不絕者，當時已副中錄副。西漢王朝，雖惡其書，亦甚重其書，藏之密而守之慎。東平王求讀副本而不可讀，能讀見者，官吏如桑宏羊、王鳳，校書如楊雄、劉向父子，博士如褚少孫、桓寬、馮商等十餘人而已。到了東漢初年，尚爲半公開式，王允指爲謗書，可見當時對史記之評價，縱有研習者，書名仍排列在漢書之後，今日稱爲班馬，不稱爲馬班，仍沿着二千年來相傳之習俗語。

史記在劉歆七略，及漢書藝文志，均列入春秋類。本名太史公書，再變稱爲太史公記，三簡稱爲今名史記。追溯史記之名稱，正式開始於東漢桓靈之際。注解之作，據傳說始於東漢時延篤，作音義一卷，久已不存。繼之者晉有徐廣，梁有鄒誕生，兩注亦散佚。現當以裴駟集解爲最古，次則爲唐張守節之正義，司馬貞之索隱，三家鼎立，蔚爲大觀。清代至近世，有專著者約十餘種，以梁玉繩史記志疑最爲精核。

日人瀧川君成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君又成考證校補。瀧川考證一書，其體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舊寫本，鈎稽異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國注解史記者，彙合貫串作考證。在校字方面，將刪佚之正義，

全數補入。在考證方面，採摭衆家，搜羅宏富，是其所長也。又有無關於考證者，如項羽本紀，引惲子居西楚霸王都彭城論，全篇之類，殊嫌贅疣。對於我國傳世古物情況，亦多隔闊，如考證武帝紀，對於黃伯思東觀餘論紀載之益延壽瓦，不敢判其真偽，是其所短也。總言之，翦裁取舍，是費了一番功力，但出於已者「堅壁不可撼」之精說並不多。

太史公作殷本紀，合於殷虛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紀，雖無實物可證，亦必然有其正確性。如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頽，皆與傳世銅器銘文相符合，尤見其紀載之正確性。又如壽縣蔡侯墓近出銅器羣，倘無蔡世家，則蔡侯後期世系，即無從參考。更如漢興將相大事年表，所記立大市、立谷口邑、立陽陵邑等，皆不見於漢書，反與出土古物，若合符節。余之爲新證，是在會注考證，及考證校補之外，加以解釋，其材料多取材於考古各方面。如殷代則用殷墟甲骨文，兩周則用銅器銘文，秦漢則用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諸銘文。使文獻與考古合爲一家，其他有新義者，亦一併附入，積年所得，發篋加以整理；因漢書完成在先，與之重複者，大部份均已刪削。書名新證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證實太史公之紀載，與逐字作訓詁音義者，尚微有區別。又所引古器物，前後略有再見者，或因性質之不同，或就繁簡之需要，不得不附帶加以說明。六十平頭，精力尚未過衰，由於晚際盛時，心情躍進，將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二五年中，擬更多寫作，以古爲今用也。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鎮江陳直撰於西大新村。

目錄

五帝本紀第一	一
夏本紀第二	四
殷本紀第三	五
周本紀第四	八
秦本紀第五	一
秦始皇本紀第六	二
項羽本紀第七	三
高祖本紀第八	四
呂后本紀第九	五
孝文本紀第十	六
孝景本紀第十一	七
孝武本紀第十二	八
禮書第一	三九
樂書第二	四〇
三代世家第一	三九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三九
六國年表第三	四一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四二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四三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四三
惠景閭侯者年表第七	四四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四五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五六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五六
一	一
姜	姜

律書第三	六七	楚世家第十	九一
歷書第四	六八	越世家第十一	
天官書第五	六六	鄭世家第十二	九五
封禪書第六	六六	趙世家第十三	九九
河渠書第七	七〇	魏世家第十四	九七
平準書第八	七一	韓世家第十五	一〇〇
吳太伯世家第一	八二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一〇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八四	孔子世家第十七	一〇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八五	陳涉世家第十八	一〇三
燕召公世家第四	八六	外戚世家第十九	一〇四
管蔡世家第五	八八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一〇七
陳杞世家第六	八九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一〇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八九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一〇六
宋微子世家第八	九〇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一〇六
晉世家第九	九一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一〇九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一一〇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二二三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二二一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二二三	穰侯列傳第十二	二二一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二二四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二二二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二二六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二二三
三王世家第三十	二二七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二二四
伯夷列傳第一	二二八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二二五
管晏列傳第二	二二九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二二六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二三〇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二二七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二三一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二二七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二三二	樂毅列傳第二十	二二九
伍子胥列傳第六	二三三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二三〇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二三三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二三一
商君列傳第八	二三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二三一
蘇秦列傳第九	二三五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二三一
張儀列傳第十	二三七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二三三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二三四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一四四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一四七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一四八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一五〇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一五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一五二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一五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一五四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一五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一五四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一五五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一五六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一五七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一五八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一五九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一六〇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一六〇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一六一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一六二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一六三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一六四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一六五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一六六
匈奴列傳第五十	一六七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一六九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第五十二	一七一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一七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一七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一七七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一七八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一七九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一八一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一五五
汲鄭列傳第六十	一五五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一八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一八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一九一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一九一
佞倖列傳第六十五	二九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二九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二九六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二九六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二九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二九九
……	二九五

史記新證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居於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爲嫫祖。

史記會注考證十五頁

直接：《急齋集古錄卷十六》，二十五頁，有蘇甫人作嬪妃妃媵匜。又《攢古錄金文一之三、三十三頁》有嬪妊作安壺。孫貽讓《古籀餘論》云：「嬪字疑爲嫫祖二字合文。」知傳說之黃帝元妃嫫祖，事或有徵。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十七頁

直接：太史公敍黃帝世系，皆本於世本及大戴禮（當時僅稱爲禮）；武梁祠畫像題字云：「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與史記相同，亦本於世本。

帝譽取陳鋒氏女生放勳。

二十一頁

索隱：皇甫謐云：陳鋒氏女曰慶都。

直接：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記，有漢成陽靈台碑，爲堯母慶都而立，與皇甫謐之說正同。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二十二頁

直按：武梁祠畫像題字，帝堯放勳，題字五句，完全與本文相同蓋同本於大戴禮五帝德篇。

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二十四頁

直按：尚書堯典作暘夷，經典釋文引史記作禹鍊，與今本史記異，夷爲鍊字省文，說文鐵字或体作鍊。長沙仰天湖所出楚竹簡，第三簡云：「鍊笄二二十笄」，皆又繪繩。是戰國時鍊字多書作鍊，太史公所謂古文，蓋據當時流傳之竹簡原本。

其民析，鳥獸字微。二十五頁

直按：胡厚宣氏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文略云：（見復旦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第一期）殷代甲骨文中，或記東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風名，如武丁時一塊大牛胛骨刻字四行說：「東方曰析，鳳（風）曰魯。南方曰羲，鳳曰崑。西方曰堯，鳳曰斂。」此甲骨文與尚書堯典，厥民析鳥獸孳尾，厥民因鳥獸希革，厥民夷鳥獸毛毨，厥民隩鳥獸毳毛，及山海經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均相適合。堯典成書時代，可能爲西周作品，山海經亦不盡荒唐之言。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二十九頁

直按：屈子離騷云：「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屈子對鯀的評價，與其他文獻紀載不同。

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三十三頁

直按：古玉圖考五十頁，有璿璣圖，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

朴作教刑，金作贖刑。三十八頁

集解：馬融曰：金，黃金也。

直按：淮南子泰族訓云：「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此文獻中舜時有黃金之紀載。又管子及鹽鐵論力耕篇皆云湯以巖山之銅鑄幣以贖其民，此文獻金作贖刑之紀載，虞夏時是否已用金屬及已用金屬貨幣，尚屬存疑，文獻與古物相符合處，距離甚遠。

舜耕歷山。四十六頁

直按：武梁祠畫像題字云：「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與本文同，外養未詳。
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四十九頁

直按：此段節括孟子文，孟子由戰國末期到西漢時即已盛行。如毛傳、韓詩外傳、鹽鐵論、及史記皆引孟子原文，與趙岐章句之本，微有不同。

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五十二頁

直按：呂氏春秋先詔篇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與本文適合，現出土商鼎，以饕餮紋爲多，與呂氏春秋亦合。

而禹、皋陶、契後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五十四頁

索隱：彭祖卽陸終氏之第三子。

直按：屈子天問云：「彭箛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斟雉之事不見於其他文獻，彭祖大年之說，蓋戰國時已有之。論語述而篇，竊比於我老彭，尚未言及受壽久長也。

棄主稷百穀時茂。五十九頁

直按：五穀中黍稷播種在先，西安半坡村，魚化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皆出有類似稷米之種子，與文獻可以互相證明。又說文云：「稷爲五穀之長。」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六十六頁

考證：沈濤曰：古文卽謂尚書，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

直按：古文蓋謂戰國時書寫原本之竹簡，仍保存於漢代者，或漢代儒生，從竹簡傳抄，而非以隸古寫定者，通謂之古文，非專指尚書而言。

夏本紀第二

九江入賜大龜。十七頁

直按：禹貢原文作入錫大龜，太史公解錫爲賜字。近人有疑錫爲蜴字之假借，頗爲近是。

至于龍門，南至華陰。二十七頁

直按：秦本紀陰晉縣，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祖始改曰華陰。禹貢成書，多定爲戰國時代，以華陰

證之，當有西漢初人之附益。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三十八頁

直接：金石萃編卷六，有開母廟碑，亦言辛壬癸甲事，與此可以參考。

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四十二頁

直接：金石萃編卷十一，有禹陵窆石題字，題跋引紹興府志略云：「康熙初浙江學使張希良曾拓之，以意讀得二十九字，蓋漢代展祭之文。」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四十三頁

直接：夏本紀贊語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云云。」是太史公以有扈氏與夏同祖，而淮南子以有扈爲夏啓之庶兄，與史記贊語相合。

殷本紀第三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三頁

直接：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今本竹書紀年云：「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徐文靖箋云：「子亥遷殷見世本，子亥爲冥子，遷殷在夏侯帝芬三十三年，至是三十八年矣。」余考亥爲冥子，世本作核，史記作振，振卽核字傳寫之誤。古今人表

作垓，天問作該，惟殷墟甲骨文及竹書作王亥。天問又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戢壽堂所藏殷墟甲骨文，有「高祖王恒」一片卜辭，王靜安先生考王恒卽天問之恒秉季德，其說至確。蓋王恒與王亥爲昆弟，季當爲冥之字無疑。山海大荒東經云：「困民之國，有人曰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紀年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殺其君綿臣。」國語魯語云：「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故殷人報焉。」甲骨文卜辭中，對殷之先王先公，祭祀用牲，最爲隆重，祭王亥則多至三百牛。（見觀堂集林卷九，釋王亥）天問之昏微，昏必爲上甲微之字無疑。

伊尹名阿衡。六頁

直接：殷墟前編卷上，二十二頁，皆有以酒祭伊尹之記載，推之仲虺，汝鵠等人，當亦可信，疑古之喙，可以稍息矣。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十頁

直接：王靜安先生謂周代謚法，皆生前之稱，非死後之追加，其說至確。商代湯自號武王，亦其顯例。

中_鼎_作誥。十二頁

直接：仲虺作中_鼎，太史公蓋依古文傳寫，_鼎篆形當作_鼎，象虺在田間形。